

· 教育体制与结构 ·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区位因素与现实进路

——东北振兴的视角

刘国瑞, 闻万春

(辽宁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辽宁 沈阳 110136)

摘要: 受世界格局变化与国家战略调整的共同影响,处于地缘政治空间内的区域在国家开放战略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历史实践表明,地区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在根本上是国家战略格局的一部分,既在价值原则、核心利益等方面与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有高度一致性,又在具体交流领域、方式乃至深度方面有一定的特色。面向未来,我国东北地区需要在全球视野、国家战略与地区行动的关系格局中把握机遇,通过优化对外开放空间布局、打造协同发展格局、构建地缘文化交往时局、探索制度型开放新局等举措,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实现系统性提升。

关键词: 高等教育国际化; 地缘格局; 东北振兴

中图分类号: G64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03(2024)08-0024-09

Location Factors and Realistic Approach of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LIU Guo-rui, WEN Wan-chun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Abstract: Affected by the changes in the world pattern and the adjustment of national strategies, the regions in the geopolitical space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the national opening strategy.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reg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a part of the national strategic pattern, with high consistency with the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value principles, core interests and other aspects; it also has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in specific fields, ways and even depth of communication. Facing the future, northeast China needs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pattern of global vision, national strategy and regional action, and promote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geographical pattern;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收稿日期: 2024-06-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BIA220076)

作者简介: 刘国瑞(1965—),男,辽宁建平人,辽宁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从事高等教育管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研究; 闻万春(1989—),男,辽宁辽阳人,辽宁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研究。

党的二十大将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新阶段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明确提出要“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1]区域^①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双边或多边合作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在知识、技术、人才、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传统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与实践主要关注国家和高校两个主体,对区域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战略部署,开启东北振兴新篇章,需要厘清全球视野、国家战略与地区行动之间的逻辑关系,从新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曲折进程中发现全局与局部之间的协同规律,在准确把握形势的基础上提出实现区域高等教育国际化突破的新策略。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视野： 多重维度与区位因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将国际化作为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概念,在 2022 年第三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呼吁增进全球交流互助、加强高等教育“全球共同利益”。随着以科技和人才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格局逐渐成形,国际化日益成为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对于如何认识高等教育国际化,学术界向来众说纷纭,比较有影响的是西方学者的观点。比如,奈特(J.Knight)认为,“国际化”是“在院校与国家层面,把国际的、跨文化的、全球的维度整合进高等教育的目的、功能或传递的过程”^[2];阿特巴赫将“国际化”界定为“政府职能部门、学术系统、高等院校乃至是高校各个院系为应对全球化所制定的各种政策和开展的各种项目”^[3]。这些认识主要是基于西方中心论的逻辑,对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价值多元性、模式多样性、水平多层次性以及主体多维性关照不足。针对西方学者存在的方法论等局限,张应强提出要从院校、区域和国家层面以及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层面全面认识和理解高等教育国际化^[4];杨锐认为“国际”对于不同社会的高等教育体系的意义是与该国的高等教育在国际知识体系中所处的位置紧密关联的^[5]。总体上看,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认识逻辑与认识维度以及区域在衔接全球视野与国家战略之间的特殊地位和具体作用等方面,还有进一步廓清与提升的空间。

1.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认知视阈

高等教育国际化既是一个经历了漫长演化进程

的历史性现象,也是当今时代广泛存在的世界性行为。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系统性认知需要具备时空思维,在历史进程中明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国家、区域)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所具备的不同理念及所产生的差异化战略决策与实践行为,探寻影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逻辑和因素。

(1) 基于时序—价值逻辑的高等教育国际化。

价值根植于深刻的国家、民族、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是支撑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根本动因。数百年来,高等教育国际化受到来自不同权力或非权力主体的关注,呈现出从单一价值到多元价值的演进逻辑。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前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以知识价值为基础的学术交流活动。远在古代希腊时期,智者派学者跨越城邦进行的“游教”虽只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但仍不失为高等教育跨地域流动的先驱。中世纪时期的大学延续了知识普遍性的理念,以“七艺”为基础的知识自由传递在欧洲大地,教师与学生能够在大学之间流动,基于个人学术志趣的跨国游学活动展现出自发性、内生性、平等性等行为特征。工业革命以后,随着大学在世界发展与竞争格局中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范畴与价值日益扩大。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为大学划定了清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边界,赋予高等教育国际化深刻的国家使命、民族情结和政治目的;资本市场推动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快速发展,教育发达国家的学校和组织机构通过招收留学生、境外办学、开展国际师资培训等方式获取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二战以来,科学技术在知识转化与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人才资源日益成为构成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跨文化交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凸显,高等教育国际化面临新的使命与担当。现代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价值共生的产物,既有服务知识生产、科技创新、文化传递的价值目标,也有服务国家发展与国际竞争的战略目的。受世界发展特别是国际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影响,现代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形成了不同政治观、经济观、科技观、文化观下的交流合作形态。

(2) 基于空间—地缘逻辑的高等教育国际化。

地缘逻辑是解释世界历史进程与国际关系格局的基本法则,也是理性看待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底层思维。工业革命催动了欧洲的海外殖民扩张,相继出现了以英国为代表的海洋霸权格局、法国—德国的欧洲大陆中心格局、美国的地缘政治中心格局、冷战格局及后冷战后期的政治多极化格局。地缘政治格局变化深刻影响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动因与走

向,直接导致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发生位移,而教育资源的国际化流动是这一过程发生的重要方式与现象。17世纪英国通过海外殖民扩张将大学教育理念、模式与标准带入殖民地国家,产生了以哈佛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为代表的殖民地大学。19世纪德国确立了教学与科研为一体的办学新理念,引导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一批新型大学的建立。20世纪美国不断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极力抢夺人才、发展科技、输出文化意识形态,具有显著的国家利益导向。

进入21世纪,面对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发展态势,高等教育国际化在竞争与调和的博弈中变得更加复杂。随着世界权力格局的变化,地缘政治形态的影响越来越大,区域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基本地理单元。根据地缘政治的演进逻辑,世界是围绕着空间上依层次等级体制排列的核心区域而组成的,其功能根据这些核心的权力和范围而变化。^[6]目前,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构成了地缘战略辖区中的核心层,是最具全球影响力的国家体系。^[7]随着更小的个体受到共同加入合作框架的驱使,现存国家持续不断的权力下放为新型的松散联合提供了广泛的机会。^[8]这种扩散过程促使某些区域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空间系统,进而使区域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国家教育开放的重要形态与路径。

(3) 基于时空一关系逻辑的高等教育国际化。

全球化是现代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时代背景,体现为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领域协商合作、互通有无的多边关系逻辑,其实质是按照世界市场规则和秩序对生产要素进行融合与分配,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种紧密的供需关系。一方面,高等教育国际化反映了全球化背后的国家竞合关系。科技、人才、文化是全球化浪潮中的关键要素,能够直接影响国际化生产、对外贸易和服务、资本与技术的移植等。进入21世纪以来,各国纷纷借助国际化打造科技与人才高地,如美国陆续出台了《创新美国》、《美国竞争力计划》以及《奥巴马创新战略》等战略报告,欧盟制定了“高等教育区”和“欧洲研究区”战略,日本实施了“世界顶级研究基地形成促进计划”^[9],等等。高等教育国际化日益成为反映各国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以及各国展开竞争与合作的关键领域。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国际化还反映了全球化背后的国际话语体系。历史上,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办学体系为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演进过程中交织着“要国际化”和“被国际化”,既有欠发达国家学习先进国家模

式与输入知识技术,也有发达国家输出模式和传播文化意识形态。^[10]随着美国推行逆全球化战略,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全球化的实质是西方语境下的价值观确立,是美国的霸权机制与公共物品供给体系在全球范围的深化与扩展。^[11]为应对逆全球化的挑战,中国等国家积极探索区域一体化、创新区域化等新思路。全球格局的变化,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推进区域合作发展的广泛关注,从而影响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路向。

2.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认知维度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包含空间、主体、价值、水平四个主要维度,是由这四个维度的交织与共生关系构成的复杂运行体系。

(1) 空间维度影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逻辑。

空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既为物理意义上的实体性存在,也能够表征抽象意义上的思想、文化、生态等领域。空间影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规模、密度与活力,在资源流动与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空间给予高等教育国际化物理范畴意义,使区域性的跨境交流合作具有所处地缘政治格局的独特性。空间也是一种关系向度,无论是国家还是区域的高等教育国际化,都受到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产生双边或多边的国际交流合作形式。区域性的信息空间、文化空间、生态空间等极具特色与张力,构成了高等教育国际交往的重要基础。

(2) 主体维度决定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行动特征。

从组织属性上讲,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体包括政府和高校两个方面以及国家、地方、高校三个层面。国家是广义的范畴,在这里可以是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战略,也可以是代表中央政府履行国际化职责的区域性交流合作。就国家内部来讲,地方主要指省域和跨省的经济区。省级政府拥有辖区内的高等教育统筹权,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而由若干省份构成的经济地理区域,则在衔接国际与国内、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之间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校是操作层面的主体,包括学校总体式对接国际合作项目以及教师和学生的“个体式”参与,直接影响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实施效果。

(3) 价值维度代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意义指向。

复杂性科学认为,全球系统实质上是多样化的、历时性的和不连续的,而且具有不确定性。^[12]全球化充满了冲突、对抗与不平衡,排列着复杂的诉求,由此催生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多元化追求。当今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知识、技术、人才、文化四个层面。其中,知识是高等教育资源流

动的本体价值,高等教育国际化从根本上说是不同领域知识的吸收、传播、应用及创新过程;技术是知识的升华,体现了近代以来知识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最新需求,构成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强大学术动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态势下日益成为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中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领域;人才是知识、技术等价值的综合载体,承载着知识、技术的跨境迁移,其流动与竞争已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形式与重要内容;文化具有超物质与经验的意义,代表着国家软实力,承载着不同主体的习俗、价值观乃至话语方式,是高等教育国际化亟待强化的时代使命。在全球竞合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价值集成性特征愈发显著,围绕愈演愈烈的商业性知识转移现象,各国都在积极制定各种符合本国利益的国际化战略,打造主流文化阵地。^[13]

(4)水平维度反映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状态。

空间、主体与价值的具体交互关系综合体现为两个层级的水平状态,即拥有国际因素和产生国际影响。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总体表现为输入、融合、升华、输出四个水平向度,具体落在跨境人员流动状态、知识迁移规则体系、跨境学业成就认可度、国际教育和研究范畴等方面,实质是国际教育话语权及本土教育体系的跨境传播力、影响力。拥有国际因素主要体现为以输入外来模式与知识为主并生成自己的教育教学体系,是所有国家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所处的发展阶段。而产生国际影响则上升到以输入国际学者和学生为主并输出自己的模式阶段,是国家综合实力与高等教育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一直以来主要为欧美少数国家所独有,现正处于格局打破与重塑之中。

借由上述归纳分析,可以得出两个基本判断:其一,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种复杂的世界性现象,可以立足国家、区域、高校等多个层面,具有战略博弈、地缘冲突、合利共生等多维价值。在全球、国家、高校这些传统视野之外,以地区为主体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日益成为重要方面,发挥着衔接国家开放战略与高校国际化办学的纽带作用,反映了现实世界基于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目标倾向与交往特点。其二,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个由空间、主体、价值和水平组成的处于不断运动中的复杂体系。区域与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既在整体利益、目标锁定、政策执行等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又因主体的权力、职责与服务面向等差别而在交流的领域、方式和深度等方面呈现出具体的实践差异,主体间性特征推动区域高

等教育国际化与国家总体战略形成既依附又独立、内含特性与共性的复杂关系。

二、新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三次阻隔与破局:国家与东北(地区)的协同实践

地缘政治格局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既受世界总体形势和双边或多边关系的影响,也受国家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乃至阶段性发展任务的影响,在空间、主体、价值、水平等维度上表现出较强的历时性特征。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共经历了三次阻隔与突破,深刻反映出国家与民族发展命运的变化及对未来道路的选择。在这一进程中,东北地区既具有与国家整体开放进程相一致的演化脉络,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中展现为一种从属性状态,又因持有不同的发展情势与要素,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特殊性倾向。

1.第一次阻隔与突破:道路冲突与独立探索(1949—1977)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高等教育国际化大体经历了学习苏联、调整方向、停止交流、逐步恢复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在美苏两极格局下确立了“一边倒”的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同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开展国际交流合作。1949—1956年间,我国共派出各类留学人员(含与苏联援建的工业项目相关而派出的实习人员)约1.6万人,其中约91%是派往苏联的^[14];高校共聘请了苏联专家754人,讲授1600多门课程^[15]。随着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严重分歧,党的八大决定开始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转向同非社会主义国家和周边国家发展外交关系。“文革”前期,我国中断了高等教育对外交流,直至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才开始逐步恢复国际交往。

从历史上看,东北既是系统创建新型正规化高等教育的重要基地,也是最早开启具有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践的区域。东北在地理空间上紧邻苏联,而后成为抗美援朝的战略要冲,在区位上极富特殊性。1953年,中央决定在东北以苏联援建重点项目为核心开展工业化建设,使东北成为全国工业化的领先者。东北具有中苏合作的空间、战略及历史优势,在高等教育领域学习苏联经验的起步最早。如对中国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凯洛夫《教育学》,在全国解放之前便在东北翻译与出版;模仿苏联创办的新型正规化学校最多,代表性的是在苏联专家

帮助下改建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苏联进行教育改革的规模最大,如大连工学院、东北工学院、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东北农学院、东北林学院等一批重点高校在搬用苏联学制、教学计划、教学制度及教学大纲、教材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6]

这一时期,国家是东北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体。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统筹部署各地区的高等教育对外交流工作,发挥主导与决定作用,区域的自主性与独立性较弱。战略关系和地缘格局的变化,在空间维度上反映出东北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波动性。东北高校全面接收了苏联的知识、技术、制度、语言、文化,不断调整教学体制、内容及方法来适应与苏联的交流合作,“全盘苏化”成为最深刻的价值表达。交流合作的主要内容是派遣留学生赴苏联学习先进技术和聘请苏联专家授课及指导,以输入为主的水平状态展现了对外交流合作的依附性。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东北由战略后方变为战略前冲,特殊的地理区位限制了高等教育对外交流工作,极大影响了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状态。

2. 第二次阻隔与突破:制度较量与道路坚守 (1978—200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现代的发展已是把各国都卷进去的真正世界性大趋势”^[17]的背景下,开启了主要面向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开放,催动了以留学生教育为先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大发展。自1978年起,国家相继发布了《关于增选出国留学生的通知》、《关于发展国际交流的几点意见》等政策文件,鼓励和支持学生赴美国、欧洲留学。198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极大推动了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高校参与国际交流的学生数稳步增长,其中,赴境外留学生数由1978年的432人增长到1988年的4497人^[18],来华留学生数由1978年的1236人增长到1989年的6379人^[19]。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后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再次遭遇阻隔。面对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较量,我国一方面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方面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一时期先后出台了《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等政策,在《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中明确了教育对外开放的要求。一系列努力推动了高等教育国际化形势逐步实现好转,到2001年,出国留学人数累计达到46万人,在华留学人数6万多人,其中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达1.7万人;全国共有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项目)657个,覆盖了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双边和多边交流向高层次拓展,与美国、法国、英国、德国等国签订了有重要影响的教育合作协议。^[20]

改革开放以后,东北高等教育国际化开始焕发出新的生机。这一时期,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等重点高校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发挥了龙头和示范作用。比如,大连理工大学从1979到1989年间,先后派出400多位教师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和讲学,派出438名教师和研究生赴发达国家进修和学习,邀请400多位外国专家、教授来校进行学术交流^[21];吉林大学每年都有大批海外学者应邀到学校讲学,从1986年起已成批接收外国留学生。经过20世纪90年代初的迟滞期后,东北高校迅速扩大了国际交流规模。如东北大学1988—1995年间共有外国(地区)留学生237人,到世纪之交增长至905人^[22];到20世纪末,辽宁有50多所高校与国外200多所高校、机构建立了友好关系,有12所高校与境外高等学校进行了学历教育合作,有60余个国家的留学生在辽宁学习^[23];吉林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教育双边交流与合作关系,35所高校与世界200多所院校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24]。在广泛同欧美发达国家高校建立学术交流关系的同时,东北高校更加重视拓展与东北亚国家特别是日本高校的交往。如辽宁大学同日本的关西大学、富山大学、八幡大学^[25],东北大学同日本的东北大学、名古屋大学^[26],东北师范大学同日本的宫城教育大学、冈山大学、樱美林大学等建立了友好关系^[27],大连理工大学与日本高校开展了留学教育、聘任教授、学术交流等多方面的国际合作^[28]。

这一时期,国家与高校是东北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体。一方面,适应东北工业基地建设所形成的条块分割体制,造成一定数量的高校直接隶属于教育部或其他行业部委,体现了国家的统筹性特征。另一方面,体制改革推动了办学自主权的下放,高校逐渐在具体领域发挥主体性作用。从空间环境来看,国家大力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的政策导向使大部分地处内陆的东北失去空间优势,依靠指令性计划调控的庞大国有企业基础抑制了东北对外开放的内生动力与需求。这一时期,以知识、技术为基础的人才流动是主要价值表征,即通过引入西方发达国家的智力成果,培养适应东北对外开放亟须的各类人才。在水平维度上处于输入、融合阶段,主要是模仿国外大学办学模式,引进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资源,建设重点大学及一流学科。这一时期,东北高

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既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取得了新的成绩,也因受制于地理空间、体制环境及计划思维等因素而在规模、范畴及形式上被东南沿海地区拉开差距。

3.第三次阻隔与突破:逆全球化与建新格局(2002—)

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20多年来,国家把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作为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关键环节,通过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等法律法规,出台《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等文件,形成了更加完备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体系,开创了全方位、宽领域、多维度、高层次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局面。截至2021年末,我国与181个建交国普遍开展了教育合作与交流,与5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共有中外合作办学以及内地与我国港澳地区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2475个;在159个国家设立了1500多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2016至2019年,出国留学人数251.8万人,回国201.3万人;2020—2021学年,在册国际学生来自195个国家和地区,学历生占比达76%;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海南自贸港国际教育创新岛等教育开放高地建设加速推进,长三角、京津冀、雄安新区的教育开放功能定位更加明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框架下的教育合作全面加强。^[29]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挑战。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发的日益激烈的国家竞争,世纪之交以来开放合作的大好形势在新冠肺炎疫情和逆全球化的冲击下面临严峻考验。面对复杂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背景,高等教育国际化亟待在新的发展理念下开创新模式、开拓新路径。

在全面实施东北振兴战略和全面对外开放背景下,东北高等教育国际化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以辽宁为例,截止到2019年,全省49所高校接收来自170个国家和地区的来华留学生27879人,留学生规模居全国第五位,其中学历生16856人、占比60.46%;34所学校与美国、英国、法国等14个国家的50所学校举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58个,在校生1.5万人;13所高校在22个国家建立了孔子学院31个、孔子课堂4个。^[30]这一时期的突出变化是面向东北亚的高等教育交流合作得到全面加强。比如,2002年以来,黑龙江高校对俄合作办学

全面铺开,到2015年初,全省有19所高校与俄罗斯大学合作,招收合作培养学生近5万人,接收俄罗斯留学生数量居全国首位^[31];截至2023年末,辽吉黑三省获批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为23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198个(含港澳台地区),其中黑龙江同俄罗斯、韩国的合作办学项目为41个,占本省总数的62.12%,吉林同俄罗斯、韩国的合作办学项目为33个,占本省总数的45.21%^[32];为贯彻落实国家在东北亚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部署,2022年初东北三省一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等131家单位共同组建职业教育联盟,在联合办学、专业建设、课程建设、产教融合等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33]。

这一时期,国家、省、高校三个层次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主体关系基本形成。经过艰巨的体制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型^[34],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权逐步扩大,围绕辽中南、哈长两个城市群形成的大学群逐渐成为国际交流合作的新引擎,以国家引领、省域统筹、跨省协作、高校实践为核心框架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模式正在形成。随着2003年国务院提出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东北在国家政策上上升为独立的区域空间。“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使东北作为边境地区的空间优势再度显现。面向东北亚国家开放合作全面加强,与周边沿线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不断壮大,具有地域特色的空间文化与空间生态开始呈现。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东北高等教育国际化呈现出知识、技术、人才、文化等多元要素流动的价值特征,在水平维度上逐步由输入为主向“既输入亦输出”的新状态演进。

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践表明:第一,区域高等教育国际化在根本上是国家战略格局的一部分。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国家战略引领、推动各区域的整体发展,体现了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的统筹性特征;同时,基于国家总体战略布局、立足比较优势实现区域间的动态平衡,展现了地区行动的差异性和灵活性。第二,区域在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体系中的地位和角色并非固定的。七十多年来,东北高等教育国际化经历了领先、落后与追赶的轨迹,保持着与东北老工业基地兴盛、衰退与振兴相协同的节奏。东北高等教育国际化深受历史文化因素与现实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的影响,既具有对国家战略的依附性,又具有基于地缘空间因素的独特性。第三,区域高等教育国际化面临日益重要的使命担当。伴随我国的对外开放逐渐从紧盯欧美转向建构全方位、立体化的体系,面向东南亚、中亚和东北亚

的对外开放在国家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凸显。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被赋予了重要的使命与任务,也由此在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体系中展现出不可替代的价值。

三、新阶段开创区域高等教育国际化新局面的东北策略:机遇与进路

伴随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东北全面振兴亦开启了新篇章。随着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东北需要在国家战略统筹、空间联通、功能互补的关系格局中找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定位,在推进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进程中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突破。

1. 新时期东北高等教育国际化面临的机遇与问题

当前,东北高等教育国际化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和需求。首先,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地区性冲突的不断加剧,促使东北的地缘政治意义进一步凸显。我国的陆上疆界长达两万多公里,拥有14个邻国,良好的双边、多边关系对于国家安全、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东北地处中国、俄罗斯、日本、朝鲜、韩国、蒙古组成的东北亚区域几何中心地带,具有大陆与海洋相结合的地缘政治结构特征,关乎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在国家区域开放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次,畅通国内大循环、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使命新任务,赋予东北对外开放新前沿的战略地位。由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加强与东北亚各国的深度合作已成为我国拓宽国际合作空间、实现全球经济贸易秩序向有利于我国方向转变的重大战略选择。^[35]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东北是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在我国加强东北亚区域合作、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36]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东北全面振兴,对高等教育在打造区域创新中心和人才高地上的支撑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凸显了高等教育在国际交往中的桥梁与纽带地位。突破紧盯欧美的传统思维,面向周边国家开展深度的国际交流合作,既是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东北地区不同层次高校切合实际的选择。

总体来看,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实施20多年来,东北高等教育国际化取得了显著成绩,主体间国际交流范围日益扩大,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持

续增加,国际学术交流影响与科学研究水平不断攀升,来华与出国留学人数与日俱增,文化国际推广取得重要进展。但与国家战略和东北振兴的需求相比还有明显不足,与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等发达区域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一是国际化规模有限,如长三角地区(江浙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的数量分别是东北的2.7倍和1.4倍。^[37]二是来华留学生数量有限,按照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据,东北只有辽宁排名前十,整体上落后于东南沿海地区。三是国际引智能力有限,根据《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报告》中“境外来华工作专家规模指数”的计量结果,广东、上海、江苏、北京、浙江是引进外国专家最多的省份,而东北整体吸引外来人才的规模不大。四是高等教育枢纽的区域联动机制和结构尚未形成,如长三角地区依托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合肥等中心城市,建构起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区域分工合作布局,避免了区域内的同质化竞争与资源浪费。相比之下,东北各地区协同发展的程度有限,以哈长沈大都市圈为依托的兼具系统性与联动性的高等教育国际化高地建设尚待破局。

2. 新阶段东北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总体思路

一种成熟的高等教育模式,既要通过自我建构成为客观的存在,也应历经传播获得外部的认可。进入新阶段,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面临系统性提升的重任。就东北而言,应在强化全球视野、把握国际大局、对标国家战略的基础上,围绕空间、主体、价值、水平四个维度开创高等教育国际化新局面。

(1) 优化面向东北亚对外开放空间布局。

一定地缘经济政治格局下的空间关系,深刻影响着区域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需求、方向、模式及策略。东北亚各国兼具不同发展优势,如日韩的先进技术、俄罗斯的能源、蒙古和朝鲜的矿产、中国的资金和市场等,为东北亚国际分工与优化组合提供了基础条件。东北既要着眼于建立多层次、多维度、立体化国际交流合作体系的总目标,持续优化对外开放空间结构,完善全球、地区和双边层面的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布局,亦要突出东北亚开放合作这个重点,在与经济交流合作的协同中拉长教育交流合作链,加强地缘文明重构中的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建立有分工有合作的区域高等教育国际化布局。

目前,东北正在加速构造以城市群为主要特征的空间形态,基本形成了以哈长沈大四个中心城市为轴心的城市群格局。其中,以哈尔滨为轴心的哈大齐牡城市群主要面向俄罗斯开展跨境教育合作,

推动亚欧东部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以及中俄的能源和贸易往来;以长春为轴心的长吉图城市群主要面向俄蒙朝韩开展国际化办学,推动能源、技术及资金的引入;以沈阳为核心的辽宁中部城市群定位为世界级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东北亚商贸物流金融服务中心,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化扩大区域合作的要素集散功能;以大连为龙头的沿海城市群主要面向日韩开展交流合作,打造辐射东北亚的港口经济圈。东北的空间关系形态特征决定了要以“点面结合”的思路推动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一是发挥哈长沈大的龙头优势,充分利用政府奖学金政策、优质人才交流机制和高端产学研合作平台,吸引东北亚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来东北留学,吸引国际优秀人才来东北就业,打造东北亚高等教育国际交流枢纽和国际人才集聚高地。二是以点带面推动哈长沈大所在城市群建立高等教育国际交流示范区,采用联合培养、项目合作等多种方式推动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高职教育等层次类型的国际交往,利用在地国际化模式促进本土学生成长,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国际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三是依托中日韩自贸区、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合作示范区等平台,开展广泛、深入、多元的文化、学术和人才交流,推动经贸往来与高校开放协同发展。四是有效应用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办学要素的数字化升级,有力支撑远程跨境教育交流,增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吸引力与活跃度。

(2) 打造地区为主体的协同发展格局。

国家战略是事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总体谋划,具有根本性、长期性与普遍性等特征。地区行动是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与重要体现,受到国家意志的影响与支配,体现了从一般到特殊的协同发展关系,以及“条形”与“块状”相结合的网络结构。东北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既肩负着服务国家总体战略的时代重任,也承载着东北全面、全方位振兴的具体诉求,应强化统筹思维、注重系统集成,着力建构国家—地区—高校以及省域间协同发展的格局。一要统筹推进东北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紧密结合“东北海陆大通道”规划、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等进程,健全和完善需求对接、规划衔接、产教协同、资源共享等方面的制度机制,加快推进区域一体化合作与发展,打造协调、交互、错位的区域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格局。二要优化高等教育开放合作的院校分工。以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和东北大学为龙头,协同俄罗斯、日本、韩国的一流大学,推动跨境联合培

养、组织培训、联合科研、课程认证等方面的国际交流合作。充分发挥区域内各类院校的特色优势,以服务自贸试验区和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建设、支撑带动更多企业“走出去”为重点,着力加强小语种人才、外语+人才、通晓中蒙俄经济走廊沿线国家法律、文化人才的培养,提高国际交流合作效率和水平。

(3) 构建地缘文化国际交往时局。

东北经济地位与国际影响力的持续提升以及打造东北亚对外开放新前沿战略的实施,对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新时期,东北高等教育国际化应突破普遍价值意义上的知识、技术和人才流动,走向更深层次的文化交往。一是响应全面振兴对提高地缘文化品位的要求,积极融入东北特色文化品牌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植高水平国际交流合作的文化要素,实现高校教师发展、理论教学、实践活动与地缘文化的紧密结合。二是重点围绕东北的冰雪文化、工业文化、满族文化、朝鲜族文化、俄罗斯文化等,结合东北独特的饮食、服饰、舞蹈、绘画等文化元素,开发国际交流文化课程或模块,提供菜单式的项目服务,丰富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形式。三是广泛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积极推进东北高校境外办学,发展面向来华教师及留学生的文化交流活动,探索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文化传播交流新模式,扩大东北地缘文化的感染力、影响力,提高同周边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共融度,培育“文化共同体”意识。

(4) 探索高等教育制度型开放新局。

制度是支撑高等教育办学要素跨境流动的规范形式,也是反映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38]。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教育交往规则,推动高等教育制度型开放,是打破现有国际格局、争夺制度话语权、保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关键所在。东北作为东北亚国际交往格局的重要枢纽,要以制度体系创新促进合作体系优化,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与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话语权。一是积极争取国家支持设立东北亚高等教育交流合作试验区,在建立与国际经贸法律法规、开放型经济形态、对外开放模式及宏观治理变革相适应的国际人才交流、培养及跨境办学等制度体系方面先行先试,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制度创新与优化,弥补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中的制度短板。二是以“互利共赢”理念有序推动高等教育制度型开放,支持多边国际交往,反对地区保护主义,尊重各国的共同利益,维护中国的国际形

象,着力打造公平、公正、透明、包容的东北亚高等教育国际交往环境。三是推动东北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规章、程序、守则、标准等制度性要素的协调统一,打破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空间阻隔,促进国际资源要素的跨区域有序流动,提高国际交流合作的质量与效率。

注释:

- ① 区域和地区均指包含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的一定地理空间,在政策文件和学术文章中常常混用。在本文中,二者的基本含义是相同的,一些地方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主要是出于上下文衔接及语言表述流畅性的需要。

参考文献:

- [1][38] 党的二十大文件汇编[G].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2:25,25.
- [2] 简·奈特. 激流中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变革与发展[M]. 刘东风,陈巧云,主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5-26.
- [3] 菲利普·G·阿特巴赫. 全球化与国际化[J]. 姜川,陈廷柱,译. 高等教育研究,2010,31(2):12-18.
- [4] 张应强. 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理念的重新审视[J]. 教育发展研究,2021,(23):1-11.
- [5] 杨锐.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走出常识的陷阱[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1,19(1):165-172.
- [6][7][8] 索尔·科恩. 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M]. 严春松,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51,53,59.
- [9] 徐辉. 21世纪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若干趋向及启示[J]. 比较教育研究,2015,(1):7-13.
- [10] 刘国瑞. 开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新征程[J]. 中国高教研究,2022,(12):28-33.
- [11] 陈庭翰,王浩. 美国“逆全球化战略”的缘起与中国“一带一路”的应对[J]. 新疆社会科学,2019,(6):69-79.
- [12] 约翰·厄里. 全球复杂性[M]. 李冠福,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
- [13] 乌尔里希·泰希勒. 高等教育国际化:从对比中学习[M]. 包艳华,郭力,李婷婷,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6.
- [14][15] 于增富,江波,朱小玉. 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史

[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79,40.

- [16][21][25][26][27][28] 刘兆伟,马立武,王凤玉. 东北高等教育史[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263-268,492,445,466,606,492.
- [17] 叶自成. 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06.
- [18] 程家福. 新中国来华留学教育结构研究(1950—2007年)[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9:156.
- [19] 吉艳艳. 近四十年间来华国际教育研究(1973—2013)[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16:45.
- [20]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历史性成就——陈至立部长在中宣部等五部委联合举办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就系列报告会上的报告[J]. 教育部政报,2002,(11):483-493.
- [22] 高明. 东北大学国际化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 沈阳:东北大学文法学院,2009:13-14.
- [23][2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跨世纪中国教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359,371.
- [29] 秦琳,浦小松,王晓宁. 提升我国教育世界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学习研究之十二[J]. 教育研究,2022,43(12):4-14.
- [30] 奋力推进新时代辽宁教育发展新突破加快提升服务全面振兴战略能力——2020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交流材料[Z]. 沈阳:辽宁省教育厅,2019.
- [31] 培养有“中国心”的“俄罗斯通”——黑龙江深化对俄教育合作交流纪实[N]. 中国教育报,2015-01-30(3).
- [32][37] 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EB/OL]. <https://www.crs.jsj.edu.cn/index/sort/1006>.
- [33] 东北三省一区“一带一路”职业教育联盟成立[N]. 辽宁日报,2022-01-04(2).
- [34] 刘国瑞. 东北高等教育的现实困境:演进、致因与思考[J]. 高等教育研究,2021,42(9):5-16.
- [35] 夏德仁. 增强开放前沿意识 加快东北地区全面开放[N]. 人民政协报,2023-10-10(3).
- [36]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EB/OL]. <http://ln.people.com.cn/n2/2023/0909/c378315-40564232.html>.

(本文责任编辑 董志勇)